

漢魏叢書

春秋繁露

卷六
之十

漢

董仲舒
著

第十二冊

春秋繁露卷第六

漢

董

仲

舒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

案食也本作適

者以養身

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禮

案禮他本誤作體

之所爲興也劍之

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

鳥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

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原註一作通古別蓋今然後能服此也

元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

原註一作後其附案後字是其

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

案他本無之字所以超然

雖欲從之永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
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
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于
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
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
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
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
然者亦已至哉

案哉他
本作矣

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

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
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
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
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無案無他本作元之深
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案原本無以王之政四字
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曰蝕星隕有蜚
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
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
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

原註一作亦一其本末

案他本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案他本無微字重始是

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于前然後圖安危禍亂于後者

非春秋之所甚貴案他本脫貴字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

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于心志外見于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

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閒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

子而加憂于天下之憂也務除案務除他本誤作除務天下所患

案他本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

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案攷他本作攻命象之爲極理

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案矣他本作以百官同望異路一

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原註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案

本萬字下民之所欲原註一作始一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

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案見他本作也王公史記十二

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原註一無因

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

切明

案他本無明字

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賢

案賢他本作資

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

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

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

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

案之他本作子

重任也故或脅

窮失國擄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

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

輝百

案此下自世聖王之德起至故其所善止共三百五十八字原本錯簡在第十八篇今據他本校正

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怨

案怨他本誤作世

故予先言春秋詳已

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

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

案邇他本作通

敵國不可狎

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

案他本脫子字

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

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

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

皆不內怨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

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

原註一世無時字

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

案他本脫道之體故緣人情七字誤衍下文孔

子曰吾因行事七字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

案辭他本作亂

也孔子

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

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

案以上係校正錯簡

則桓文行之而遂其

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

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

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

案之官他本誤作官之

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擴者

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

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

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與

案與他本誤作災

剛柔肥臞美

惡累

原註一無累字

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

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

王道威而不失爲

案爲字下原本誤接世聖王之德云云三百五十八字乃係第十七篇錯

簡今已校正歸在前篇功及子孫光輝百下

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

原註

一作

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

其形

原註一無形字

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
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莫無爲休形
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虚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
求衆人得其心徧

案徧他本誤作徧

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

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
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

原註一
作宗

據位治人用何

原註一
作詰

爲名

原註一
作明

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

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爲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

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

案他本脫下
崇本二字

則君化若神

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裏

案裏他本誤作

裏

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

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

案其他本誤作其

事祖禰舉顯

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

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

孝悌敬讓明以

案明以二字他本作以明

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

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尊邦如父母不待

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

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彊莫之緩而自安是謂自然

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

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

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

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

功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
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
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
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
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
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
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
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
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
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

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
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
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
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案出出
二字他
本作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
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
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
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
神